

皮亚杰理论与 道德教育

陆有铨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皮亚杰理论与道德教育

陆 有 铨 著

皮亚杰理论与道德教育

陆有铨 著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6.75印张 4 插页 147千字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50

书号 7275·240 定价 1.25元

序 言

世界各国的教育莫不以思想品德教育为其核心。中国儒家著作《大学》一书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西方的苏格拉底也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人生观，使学生的道德完善化。这都是些比较典型的例子。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虽然同旧教育有着本质的差别，但也同样重视思想道德教育。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应该是又红又专，而红是专的灵魂。目前，党中央又提出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新人。在这里，党中央强调，实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者除了要有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之外，还要具备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等美德。如何把我国青少年培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这是我国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大的课题。陆有铨同志选择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为其硕士论文的主题，这是有远见的。

我国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这是我国道德教育的本质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教育所不可比拟的。但是，为了使我国学校道德教育工作更好地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

要做。例如，在如何根据儿童道德发展的规律更有成效地进行道德教育方面，我们还需要作出努力。除了系统地总结我们自己的丰富经验之外，还可以在“洋为中用”原则的指导下，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一些外国的研究成果。

瑞士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曾对儿童道德判断发展的规律进行过研究。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儿童的道德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而且，儿童道德发展的规律同他们逻辑思维发展的规律有着内在的联系，两者都表现有阶段性特征。陆有铨同志在其论文中详细地分析了皮亚杰关于儿童逻辑思维和道德推理平行发展的理论，较清楚地揭示了各阶段儿童道德发展的思维特征，他的论述是比较恰当和准确的。此外，他还论述了根据皮亚杰关于儿童道德发展的理论合理地进行道德教育的问题，这一部分论述有事实、有分析、有创见，作出了很有意义的尝试。他提出的一些看法对我国中小学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现在与读者见面的《皮亚杰理论与道德教育》这本书，是在我和张文郁教授指导下他写的硕士论文的扩充。作为一本专著，就要求在体系上有相对的完整性，因此，在出版此书时，陆有铨同志增写了第一章，以介绍皮亚杰的生平、发生认识论和皮亚杰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基本观点。为使读者对皮亚杰开创的认知学派关于儿童道德发展规律研究的发展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作者加述了其后继者科尔伯格和特里尔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关于如何应用皮亚杰理论以搞好我国学校道德教育问题，作者在最后一章又作了必要的充实。所以，《皮亚杰理论与道德教育》是一本系统地介绍和创造性地运用皮亚杰关于儿童道德发展学说的较完整的著作。

傅统先

1984.3.2于上海

目 录

序 言	傅统先
第一章 皮亚杰及其主要学术思想	1
一 皮亚杰生平	2
二 发生认识论简介	13
三 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观点	24
第二章 皮亚杰关于儿童道德发展的理论	42
一 感知运动阶段儿童的发展	43
二 前运算阶段儿童的发展	47
三 具体运算阶段儿童的发展	68
四 形式运算阶段儿童的发展	86
第三章 皮亚杰关于儿童道德发展理论的 贡献及其影响	100
一 皮亚杰关于儿童道德发展理论的贡献	100
二 皮亚杰关于儿童道德发展理论研究工作的影响	115
三 皮亚杰关于儿童道德发展理论的普遍意义	126
第四章 根据儿童道德发展的规律 进行道德教育	133
一 提高道德认识	135
二 发展道德情感	154
三 组织集体活动	172
四 培养自觉纪律	183
五 合理运用奖惩	198
后 记	207

第一章

皮亚杰及其主要学术思想

皮亚杰是当代著名的发生认识论者。为了解决认识的发生和发展这一重大的哲学问题，在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皮亚杰深入地研究了儿童心理发展的各个方面，对于儿童道德发展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皮亚杰本人的声望以及他杰出的研究成果，吸引了世界上一些学者前往皮亚杰从事研究活动的地点——日内瓦——协同工作，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关于认识发展和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中心，人们称之为“日内瓦学派”。

皮亚杰本人很少专门论述教育的问题。他对于儿童思维发展和道德发展的研究也无意于建立一套课堂教学或道德教育的理论。然而，就象任何科学的理论思维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发生影响一样，当人们一旦发现皮亚杰理论的价值以后，在教育领域内引起变革也就是很可以理解的事了。因此，皮亚杰对于教育科学的贡献除了他发现的关于儿童思维发展和道德发展的规律之外，还在于他的理论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思潮的源泉。它无论对于教育科学的理论研究还是教育实践，都能起到一种启发作用。正象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皮亚杰的理论对于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他的贡献之所以如此巨大，不是因为他是心理学家或教育学家，

而恰恰是因为他既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教育学家。

虽然本书主要是介绍、评论皮亚杰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局部，即儿童道德发展的理论，并讨论皮亚杰的这一理论如何运用于道德教育的实践问题，但为了对皮亚杰及其学术思想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在这一章中，我们准备分别介绍皮亚杰的生平，他所创立的发生认识论和儿童心理学的基本观点。

一 皮亚杰生平^①

皮亚杰于1896年8月9日出生于瑞士的纳沙特尔。父亲是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中世纪文学；然而，皮亚杰的母亲却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新教徒。父亲的自由思想和母亲炽热的宗教感情经常造成家庭中的紧张气氛。皮亚杰后来在谈到他早年的生活时曾经说过，他在童年时代就体验到科学和宗教之间强烈的冲突。

皮亚杰在童年时代就表现出对生物学观察方面具有浓厚兴趣和突出才能，这对他后来的研究工作和学术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十岁那年，他看到一只患有白花病的麻雀，这只麻雀引起了他很感兴趣。他对这麻雀进行仔细的观察，并把观察到的结果写了一篇短文《白花病麻雀》，这篇文章居然被一家自然科学杂志刊登出来。

虽然皮亚杰在儿童时代以研究天空中的飞鸟开始了他的科学研究和写作活动，但使他成为生物学界知名人士的却是湖泊中的软体动物，这同皮亚杰早年时期的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① 关于皮亚杰的生平，本书参考了洪丕熙所著《发生认识论的奠基人——皮亚杰》一文。

纳沙特尔滨临纳沙特尔湖，湖中有各种各样的贝壳。象当地的大多数孩子一样，皮亚杰小时候就喜欢在湖边搜集湖中的贝壳。虽然搜集贝壳的活动还谈不上是科学研究，但这种活动逐渐增强了他对生物学的兴趣。除了地处湖滨的自然环境以外，当地的社会环境对皮亚杰生物学方面兴趣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纳沙特尔虽然人口不多，但文化发达。该地有一所自然博物馆，里面收藏有许多生物标本。皮亚杰在童年时代经常去该博物馆参观，那些品类众多的生物标本对他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后来，皮亚杰向博物馆的馆长表示，他愿意在课余时间义务帮助馆长做一些博物馆的工作，以便学习一些生物学的知识。馆长同意了皮亚杰的要求，这使他兴奋不已。从此，他将大部分的课余时间都消磨在博物馆内。皮亚杰在博物馆主要是帮助馆长做一些给贝壳标本贴标签的工作，这一方面锻炼了他耐心、细致的工作习惯；另一方面，他也从中认识了许多贝壳和软体动物，学会了将它们进行分类，从而使自己这方面的知识系统化。总之，皮亚杰在自然博物馆的工作发展了他对软体动物的兴趣，增强了他对生物进行观察和研究的能力。这样，在课余时间，他便开始自己搜集标本，对软体动物进行观察。瑞士的一些生物学杂志发表了他写的一系列有关软体动物的观察研究报告，使他十六岁时便成了国际上知名的软体动物学家。国内外的一些同行并不知道皮亚杰还是一个中学没有毕业的学生，竟纷纷请他前去作客，日内瓦的一家博物馆甚至写信请他担任该馆软体动物藏品部主任。

皮亚杰是作为一名生物学家而崭露头角的，最终却成为一名发生认识论者和儿童心理学家，并闻名于世，但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一方面，皮亚杰认为自己的双手“不灵巧”，不

适宜进行精细的生物学实验工作，所以，尽管他在大学期间主修生物学，但最终并没有循此路线继续前进。另一方面，少年时期的皮亚杰除了热衷于生物学方面的观察外，还对哲学表现了浓厚的兴趣，这对皮亚杰终身致力于发生认识论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

我们知道，皮亚杰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当然要设法使自己的儿子也成为一名象她那样笃信宗教的人。为此，皮亚杰的母亲为他选择了一个教父，让他受一段时间的宗教教育。然而，她的安排不仅没有使皮亚杰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反而使他看到了宗教教义的荒诞不稽。

皮亚杰的教父是一个对哲学有兴趣的牧师，在教父的影响下，皮亚杰开始接触一些哲学书籍。在他所看过的哲学书籍中，柏格森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引起了极大的兴趣，这是一件合乎情理的事情，因为在柏格森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中，对于生物学和自然科学的问题都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思考，这同皮亚杰本人的兴趣和知识背景有许多共同之处。

皮亚杰本人承认，在看了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一书之后，他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虽然皮亚杰后来认为柏格森关于生命的力量和身体的力量的二元论观点是不能接受的，但在开始时，这种观点曾给他以很深的印象。亚里士多德认为逻辑学的规律就是思维的规律，有生命的事物和无生命的事物都要共同服从于理性的法则，因此，逻辑和理性是统一有生命自然和无生命自然的力量。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给皮亚杰以很大的启发。皮亚杰认为，人类理性的功能、人类的智慧给所有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生物学、自然科学——提供了统一的原则。皮亚杰的这个观点成了他一生学术生涯的指导

思想。后来,皮亚杰深涉生物学、心理学、认识论、数理逻辑、控制论等领域,几乎终生致力于儿童智慧发展规律的研究,组织多学科的国际发生认识论研究中心,都与他早年形成的这一观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学毕业后,皮亚杰在纳沙特尔大学主修生物学。1914年(十八岁),皮亚杰想去英国学习一年英语,由于战争的缘故,他未能如愿。1915年获纳沙特尔大学学士学位。1918年皮亚杰获得了纳沙特尔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他的论文是《瑞士瓦莱区的软体动物》。此时,他已经发表了大约二十篇软体动物方面的论文,还写了一篇哲学小说,在这篇小说中,他提出了一些论题,并勾勒了一个研究计划。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皮亚杰后来的工作就是围绕着这些论题、按照这篇小说中的计划进行的。

获得博士学位后,皮亚杰对自己究竟从事何种职业还没有拿定主意。哲学家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才能使人们获得对于世界的认识等问题强烈地吸引着他。同时,他又感到失望,因为还没有一种有效的方法来解决哲学上的这些难题。生物学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确定问题的范围、进行精确的观察、选择适当的解释等。在皮亚杰看来,这些方法无疑是可取的,然而它也存在着一一些难以克服的缺点,因为这种方法不能充分说明哲学上的抽象的理论。他希望能找到一个连接哲学和生物学的桥梁。在皮亚杰看来,这个桥梁就是心理学。

1918年他到苏黎世,在李普斯和雷希纳的实验室工作,获得了实验心理学的知识。同时他还在布鲁勒的精神病诊疗所工作。在此期间,他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聆听荣格等人所作的关于精神分析学的讲演。弗洛伊德的理论引起了皮亚杰的兴趣,

他甚至写了一篇关于儿童的梦的论文，而且，这篇文章居然引起了弗洛伊德本人的关注。尽管如此，但皮亚杰决不想当一名精神病医师。在苏黎世不到一年的工作使皮亚杰感到，实验心理学虽然科学，但单调无味，而精神分析学虽然有趣，但高度思辨，而且不科学。两者都与他关心的问题很少关联，这使他感到惶惑与苦恼。他离开苏黎世，回到他为写博士论文而进行科学研究的地方——瓦莱。

1919年，皮亚杰去巴黎，在巴黎大学研究心理病理学，学会了精神病的临床诊断方法。与此同时，他对哲学仍然保持着极大的兴趣，并继续学习、研究逻辑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等学科。

1920年，与比奈共同发明智力测验量表的西蒙雇用皮亚杰去他的实验室工作。皮亚杰在西蒙实验室的具体工作是对法国儿童进行英国心理学家伯特设计的“推理测验”，使它标准化。这一偶然的事情竟出人意料地使皮亚杰确定了他今后一生的研究方向。

西蒙实验室的工作虽然单调，但这项工作很快就引起了皮亚杰的兴趣。儿童们对“推理测验”的项目经常会作出一些不同寻常的、成人意想不到的回答。从测验的角度来看，儿童的一些回答是错误的，但正是这些错误的回答强烈地吸引了皮亚杰的注意。他注意到两个基本的事实：（1）同年龄儿童的回答中存在着相似的错误；（2）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儿童回答中的错误也有变化，但这种变化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一定规律的。那么，同年龄的不同儿童怎么会出现相同的“错误的”回答呢？这个问题使皮亚杰感到奇怪。他认为，儿童回答的错误内容以及导致错误回答的思维过程不是偶然的，而是同他们的

心理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些发现使皮亚杰找到了联系哲学和生物学的“桥梁”，他感到，研究儿童的思维可能会使他从哲学的高度对这些问题作出解释。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对于哲学问题怀有浓厚兴趣的皮亚杰便开始了研究儿童心理的系统的工作。后来，皮亚杰曾把他对儿童心理的研究戏谑地说成是他从事哲学思考在方法论上的一个“插曲”，诚如我们现在所知，这一“插曲”不仅使他成为世界上杰出的儿童心理学家，而且也耗费了他一生的很多时间和精力。这恐怕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在心理病理学的研究中，皮亚杰就开始使用临床谈话法，这是一种非标准化的、系统的、广泛的探索方法，目的是为了揭示作为行为基础的思想结构和人格。现在，在儿童心理的研究中，他试图也用这种方法来揭示儿童具体的语言反应背后的一般的智力结构。一天，他看到两个学生在操场上玩，其中的一个指了指他。他把那个孩子叫来：“老朋友，你刚才在说我什么，请老实告诉我，你怎么说都可以，我保证不发火，我要知道你究竟怎么和你的同学说我的。”孩子的脸涨红了，但他还是直说：“我对他说这个人很滑稽。”听了这话，皮亚杰感到成功的愉快；谈话法的确能使他和儿童在完全无拘束的气氛中对话。的确，对于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有什么能比确定了研究的主题，发现了研究的方法更使人激动的呢？皮亚杰用一种新的方法开始了他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认识论的研究，这种研究不是一种纯思辨的过程，不是静止地回答诸如认识的本质，认识的有效性等问题，而是要伴随有实验。

在巴黎工作的这一段时间，皮亚杰写了三篇论文。其中的一篇《象征思维和儿童的思维》引起了瑞士卢梭学院院长克拉帕

雷德的注意，克拉帕雷德邀请皮亚杰担任卢梭学院研究部主任。于是，在1921年，二十五岁的皮亚杰便离开巴黎回到祖国，来到他今后一生的定居地——日内瓦。

卢梭学院是一个研究儿童和训练教师的中心，克拉帕雷德院长对皮亚杰的研究工作从不加以干涉，客观的条件使皮亚杰获得了随自己意愿工作的机会。他打算先用两三年时间研究儿童的思维，然后研究婴儿的心理，揭示智力的起源，在客观地归纳出智力的最初结构之后再回到思维的一般问题。所以，来到日内瓦大学以后，皮亚杰便立即开始研究四至十二岁儿童的语言、概念和推理过程。

皮亚杰对于儿童思维研究的成果集中地体现在他最初发表的五本书上，这五本书是：《儿童的语言与思维》（1932年）、《儿童的判断和推理》（1924年）、《儿童的世界概念》（1926年）、《儿童的物理因果观》（1927年）和《儿童的道德判断》（1932年）。皮亚杰的这些著作使心理学家们大感兴趣，一些外国的大学请他去演讲，同时，他的研究结果也引起了人们的非难。应该指出，皮亚杰的这些研究只是他总的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这时还没有形成他的理论体系，这就难免使人产生一些误解。有人认为，皮亚杰仅仅研究了儿童的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的情况。也有些研究者试图重复皮亚杰的实验，但没有得到同样的结果，因此，皮亚杰的这些发现遭到了一些人的否定。

外界的毁誉都未能影响皮亚杰的工作，皮亚杰对儿童心理的研究仍在踏踏实实地进行。在研究了儿童的思维，儿童对于世界的观念等之后，皮亚杰转而考虑这么一个问题，即儿童如何放弃这些错误的观念而达到关于世界的真实的观念。他希望

通过这些研究概括出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一般的理论。皮亚杰认为要了解儿童构造现实的能力来自何处，就应该从儿童生命的最早时期、即婴儿期开始研究。1923年，皮亚杰与他的合作者之一瓦朗蒂纳·夏特内结婚，在1925年到1931年间，他们有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们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仔细的观察和记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本儿童心理发展的重要著作：《儿童的智慧起源》（1936年），《儿童对现实的构造》（1937年）和《儿童符号的形成》（1946年）。

将自己的孩子作为对象来研究儿童的心理并非皮亚杰首创，历史上早就有人搞过。同以前的研究者相比较，皮亚杰的新颖之处在于他对婴儿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他认为现实是婴儿逐步构造起来的，只有当客体和主体发生关系时，主体才认识客体的存在，因此，婴儿的基本任务是构造现实。为了避免误解，在此应该指出，皮亚杰并不认为客体的存在与否依赖于主体的认识与否。他说：“我也认为客体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可见我并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①

在《儿童的智慧起源》这本书中，皮亚杰描述和分析了儿童心理的演变过程并引进了诸如“同化”、“顺化”、“格式”等关于儿童智慧发展理论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儿童对现实的构造》则主要研究婴儿思维的内容，而不是它的过程。在这本书中，皮亚杰研究了婴儿的空间、时间、因果关系等观念，他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自然观察，并带有一些非正式的实验。因此，该书中的每一个论题都有许多对婴儿的观察记录作为依据。

在《儿童符号的形成》这本书中，皮亚杰指出，用以描绘

^① 见《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2年第1期，第14页。

现实的符号是人们构成的，就象现实也是构成的一样。他认为，符号是从模仿和游戏中派生出来的，因此，它来源于同一个心理发展的过程，它是智力发展的一个方面。

在卢梭学院进行研究、著作的同时，皮亚杰兼任纳沙特尔大学的教学工作。1929年，他辞去纳沙特尔大学的工作，不久，担任卢梭学院院长。在1929年至1939年间，皮亚杰兼任两个费时耗力的职务。其一，卢梭学院原为私立组织，自1929年开始附属于日内瓦大学，重新组织该学院的工作主要由皮亚杰来承担。其二，他担任了国际教育局局长。国际教育局是政府间的组织，后来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署。不过，国际教育局局长的职务虽然费去了皮亚杰的一些时间，但这项工作也使皮亚杰获得了将其研究成果用于教育实践的机会。

在三十年代，皮亚杰在大学里讲授科学思想史，为了适应教学工作的需要，皮亚杰阅读了许多有关数学史，物理学史，生物学史等著作。这段时间的学习对于他后来撰写发生认识论的鸿篇巨制显然大有帮助。

皮亚杰在儿童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和他的声望吸引了许多学者前来日内瓦同他合作，其中著名人物有波兰数学家瑞明士卡，另一个著名的人物是皮亚杰后来的终身合作者英海尔德。皮亚杰和他的助手们在长期的协作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工作作风。他坚持卢梭学院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机构，防止将某一学派的观点强加于人。一般讲来，皮亚杰每周召集他的助手开一次会。在会上，大家讨论各种可能的研究方法，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等，然后确定进一步研究所需做的工作。

在三十年代，皮亚杰除了讲授科学思想史之外，还同其助手研究了儿童关于空间、时间、数、量、因果关系等概念，取

得了可喜的成果。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儿童智力发展的阶段理论。儿童智力发展阶段理论的提出是他这段时期的最大收获。

1939年以后，皮亚杰将符号逻辑引进儿童心理学，用符号逻辑来描述不同阶段儿童的智力结构。他认为，现在符号逻辑比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的形式逻辑更接近于实际的思维活动。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逻辑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发现了逻辑结构与心理结构之间存在的明显的平衡关系。这些研究成果体现在他写的《逻辑概论》（1949年）、《论逻辑运算的转换》（1952年）和《逻辑学与心理学》（1953年）等著作里面。

在四十年代，皮亚杰致力于儿童知觉发展的研究。此外，他还与英海尔德和其他的助手继续研究儿童关于空间、时间、数、量、因果关系等概念。在研究的方法上也有了进展，他采用了自由谈话加摆弄实物的临床法。他设计了一些简单、巧妙的实验，不同年龄的儿童都可以进行这种实验。在实验过程中，由被试儿童自己动手摆弄和操作这些实验，主试则通过临床实验观察、提问和谈话来发现不同年龄的被试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处理方式，从而反映出不同年龄的被试者具有不同的心理结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皮亚杰的工作受到全世界心理学界的重视，他先后获得哈佛、巴黎、布鲁塞尔、巴西等大学的荣誉学位。我们知道，皮亚杰最初是为了解决哲学问题才开始研究儿童心理的。他经常对人谈起，1921年时，他希望对儿童心理的发展进行四年或五年的研究，然后便开始写他的哲学理论著作，然而，他原定只搞四、五年研究的工作却持续了三十年之久，直到1950年他才真正回到哲学研究的领域中来。1950年，